

贈閱

30

云 南 省

独龙族历史資料汇编

内部参考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調查組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室 編

一九六四年二月

目 录

1. 独龙族历史資料摘抄

清实录史料分类摘抄·····	(1)
永昌府文征摘抄·····	(2)
禄夷記·····	(2)
云南边地問題研究·····	(3)
滇緬北段未定界境內之現状·····	(6)
云南边地民族教育要覽一书·····	(8)
边疆地理調查实录·····	(8)
云南边民录·····	(10)
滇录·····	(10)
北段未定界与中国历史的关系	
附：“云南通志”有关記載·····	(11)
云南北界勘察記	
——怒隸边隘詳情·····	(11)
滇緬边界的苕蒲桶·····	(15)

2. 俅江紀行

3. 貢山县近代史料調查

4. 独龙族資料目录索引

独龙族历史资料摘抄

清实录史料分类摘抄

怒族、傈族（古清53号）

乾隆十八年四月乙卯……云贵总督额色奏……又奏，丽江府属女土弁禾志明，头人王芬、保长和为贵，催头和可清等，于改土归流后，仍循夷俗，收各寨山租陋规，又任所管康普寨子，赴禄玛地方放债取利，准折人口，送充规额。殊属藐法，今该女土弁，自首交出禄夷男妇五十八名口，情愿出皆送还。姑予免议外，其头人、保长、催头等，照例枷责，并出示晓谕，如管下再有放债准折等情，即照红苗越境抢夺例办理，极闻。

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百三十七第十八页

永昌府文征摘抄

球夷：球夷又称曲子，散居于球江（又名曲江或毒龙江）狄子江，狄不勒江，駝洛江及岔角江一带。性懦弱，昔颇受藏属察瓦龙及江尾栗栗骚扰，近年球江沿岸属我范围者，仍受察蛮苛收钱粮及强卖沙盐重利盘剥之苦，大有难以聊生之概。查球民之于察蛮有畏苦虎狼、敬如祖宗，而察蛮之视球民直奴隶犬马耳。此带地广人稀，恒三五十里始得一村，每村居民多至七八户、少或二三户不等，每户相距又或七八里十余里不等。球江与駝洛江下段居民较密。每村有多至二三十户者，房屋构以竹木、上复茅草，形式与野人同，饮食寝处祭鬼亦大略相同，种植无农器，刀耕火种一如野人，所种惟荞麦、高粱、小米、包谷、稗子、芋头之类，间产旱谷。装束：男女均系散发，前垂齐眉、后披齐肩、左右盖耳、稍长则以刀截去，女子两耳均穿，每耳或系两环或系一环，穿以竹筒，上身穿衣，下身着裙，男子有着衣裤者，有以布一方，围绕上下身者，大抵均粗陋之麻布耳。出入佩刀、背篋籬，与野人同，各江女子多有刺面部或上下唇使成黑蓝花纹以为美观者，不论男女头部均喜系车磙烧料等珠为饰，此则球夷之风土人情也。

卷三十，三页。

乙二十七号，普鲁单上接子坝卡。

自子坝卡續清寨沿老耿河西行，普鲁单在老耿河南岸距曲威四十里，距落木登二百里，三十户尽傈夷殷实，该村对担挡及續，自此以下其人手足面目极污秽，服装用棉布二块，一为上衣，一作下裳，日作衣服，夜作被盖。男女均蓄发满头，蓄有二三寸者，有蓄长发者，但蓄二三寸者多系青年男女，好食鸦片、老鼠，故傈人又名老鼠人，男女之分别，以男只穿左耳一孔、女则每耳穿三孔带铜丝圈，并喜小响铃，海蚌，蓝绿料珠等，响铃海蚌束于腰际，料珠挂于胸前，银铜亦有挂于胸前者，最信鬼，每外出必须占卦，带刀持竹篮负弩，其篮与弩箭之头着毒药，无论人兽，中者立毙。产旱谷、玉麦、黄莲、麝香、熊胆、棉花、芝蔴等物。

老耿河：即倮江，在担当寨南有藤桥可渡，沿江两岸为小倮夷，沿龙碧江东岸为大倮夷、西北称木王地。

阻挡：在老耿河北岸，十户倮人、险要、可为隘路间之防御障地，自此以西，多赤贫，六七月间，食草根、树皮、董棕粉等。因无耕作器具无牛马，又男子二十左右均浪游，与妇女歌唱合者，即结婚姻。

怪河：怪河自北来入老耿河，又名扯龙河、不能徒涉，桥系竹造，自此以东为老耿河，以西又称老龙江，即汉人所名曰倮江。

妙宗：在倮江北岸，距扫脚四十五里，十五户倮人，道路崎岖，单人行进亦难，江北大山曰施哥板山，江南大山曰儼甘灭山；又曰逞存山。老耿河两岸气候多寒少热、春夏多雨、秋冬多雾且有雪，故瘴气稀少。下至老耿寨。

乙二十八号妥郎：上接普鲁单。

自此洛向西北而上妥郎，距老耿寨约十六里，七十户倮人，道路、土质、地形良好，倮夷地以该地为中心，据土人之言，其东南歧路亦通傣夷地，自江东木王地可通藏边，又云：此地本归天朝管，我们系天朝种。有我祖宗遣使之言云云。天朝盖指中国。随在倮人皆作如是语，可为此地属中国之确证，又据云：前年英国军官有三人来此测量，上至子坝卡，折回赴三鸦碛去，寨内老耿，思梅西江交汇，为左侧天然之障碍；西端有龙碧江，又名浪倮江，即恩梅开江。也横截于前，为前方天然之障碍，左侧高地良好，对于者安，安耿方面为有利之障地。……思梅江中之沙含有金质，淘洗之可得金。如滇、藏、川之金沙江然，故其下流称曰：大金沙江。盖有由也。妥郎、俄约，宠等及沿江一带，倮人等淘金者颇不少。

俄约：在恩梅开江东岸，距妥郎七十五里，八十五户倮人。道路崎岖，险峻尤甚、西侧悬崖绝壁，无障地可容，惟该寨西端亦为险要。据倮人孤亥扒来云：其祖人曾受天朝之封、今印文尚存、余等（李报云）索阅之、为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九月十九日，维西协镇都督府李、征调该寨士兵谕单，谕俄约头目山官孤耳的准此，则倮夷之地属丽江府之维西尤为无疑。又据倮人云：光绪三十四年有倮夷十七人至江边淘洗金沙，被俄约、宠等人杀毙九人，余逃归傣夷地。自此傣江之傣夷、俄约、宠等之倮人，皆不敢越过子坝卡往来云。

倮人——名曲子。或称狄子，而称老鼠人为最普通云。

乙二十九号：宠等。上接妥郎。

宠等在恩梅开江东岸，距俄约七十五里，五十六户倮人，道路险峻，随处皆用木梯为登降。倮人云：上通狄子地。又云貉谿地。北去数十里，有因空龙城拉王等倮寨。恩梅开江边较老耿河一带气候稍热、瘴气尚稀。倮人俄三弄家有牙筷、铜壶等物，详询之：谓其父时。有由天朝打败逃来三人住其家。二三年归去，其人不食猪肉，此物为其所遗云：盖同治之季（一八七三清穆宗同治十二年，云南回族人民起义失败）回人逃匿于此者。

倮夷記

倮夷又名傣夷，东接傣夷，西渡落叶江，与緬相近，南达浪猓，北连西藏。物产丰饶，麝香、黄连等物，多出于此；男女披发文身，以麻布为铠衣。风俗悉如浪猓，惟性

柔懦，更甚于獠，自販物貨，不敢過江，畏獠如虎。納稅時，獠子方去，藏人又來，甚至一家有十余次之征索。獠夷為獠夷管，獠為土弁管明矣。何石鴻韶云：是化外地，況土地之廣大，非同不毛者比，沿隸江各處，金礦極旺，如拉打國河、蜡翁等地、英國鴉涎，非一朝一夕。光緒十三年，遣耿太子，由維西過怒江、雪山，遠遊至此，后為道路阻塞，遂止焉。今英人由派賴修路，至老楚地，距此不遠。奈何任其租借，棄此莫大之利源乎？

——摘自“云南遊記”。謝彬著。

民國十三年。

云南边地問題研究 卷上

“云南第一殖边区域内之人种調查” 李生庄

(五) 曲子

(1) 釋名：曲子，又作𡙇子，亦曰曲夷。更有書作𡙇子，𡙇夷或球子球夷者，要皆譯音之不同而已。其種族來源、亦與怒子同為不可考之事。或曰：與怒子本為一種，后因分居，遂歧而為二；又自語言方面考查，疑與西藏人同一祖先；又或曰，以其居于曲子江流域，故稱曲子。（生庄按——曲子是否因曲子江而得名，與怒子是否因怒江而得名，同為不可推知之循環理論；況以江或地而得名者亦不能說明其種族之來源，惟謂曲子怒子與藏人同族，則為較可靠的假定也。

(2) 散布地區：曲子等江流域，今為萬蒲桶行政委員管地。

(3) 人口：無具體調查，然至多不過數千人。

(4) 生活：曲子生活，與怒子略同，惟其人較怒子為原始的。所住為矮小狹窄之茅屋，所食皆稗子、包谷、及青稞、無米，所衣則皆麻布。

(5) 職業：與怒子同。男能編篋器，女能織麻布，除此而外，別無生產技能。

(6) 器具：大抵皆竹木器。

(7) 畜牧：曲子皆亦貧，而又不知改良生產之方。故其生產方式，常停滯于無進化的狀態中，至于今日，并畜牧亦且不知為何事，其他雞與豕因甚少，牛馬羊更無論矣。

(8) 栽植：曲子因無農器，故栽植法甚簡陋，大抵平常栽植，不用鋤耕，惟將樹木茅草，砍伐晒干，焚之成灰，散灰于地，厚約數寸，于是以竹錐地成孔，點種包谷。若種蕎麥稗黍之類，則只播種于地，用竹帚掃勻，听其自然生自實，名為刀耕火種，然無不成熟。今年種此地，明年種彼地，將住屋前后左右之土地輪流種完，則將房屋棄而之他，另覓新地栽種，因土地既一度栽種，則地力已竭，勢非休息十年或八年，俟草木再行暢茂后，可以砍伐燃燒成灰時，即不能再種也。

(9) 漁獵：曲子多居山上，故少業漁而多獵。

(10) 性質：較怒子等為懦弱。

(11) 社會組織：曲子之社會組織極簡單。其所在蓋皆深山丛岭、地廣人稀。上下江前后恆三五十里始得一村，每村居民至多不過七八戶、或二三戶不等。而各戶相距，

又或七八里至十余里不等。江尾曲栗杂处，居民較上下江为稍密，然每村至多亦不过二十余戶而已。其散布情形既如此，故其社会組織亦極簡單，殊不足述。大抵人民集合數戶为一村，村有村长，名曰伙头，又曰管事，伙头管事之上又有曲管。該伙头管事等，在昔归我維西境内土司管轄，宣統末年，更由我阿墩子彈压委員夏瑚以亲往調查未定界之便，曾分別給照委任曲官、准其向人民征收錢粮年貢一次，今其地虽属我葛蒲桶管轄，然以中隔高黎貢大雪山，平时須八九程始能达，而又以每年秋后，大雪封山，須至翌年夏初始能行，交通不便，照顾極難，以故曲民情形，頗多隔閡。二十年来，英人对于滇緬北段未定界区域，积极侵略，其实力今已达曲子江流域。英人为欲消灭曲官证据，并将昔日我汉官之委任執照，完全收燬。而在实际上則征收之事，今全归北方之察瓦隆土官(察瓦隆属我西康地)察土官苛虐异常，每年必来征收門戶錢粮二三次。又此外則土官家丁、坐守喇卡塌等处，按戶压卖沙盐、毛布等物，值一售十，彼輩到境，凡所帶貨物行囊，皆勒百姓捐負，飲食亦勒百姓供給，稍不如意，則鞭撻随之。压卖貨价，及期不償者，則利上加利。曲民覺得麝香黃連等物，則彼輩以十折一之价收买，終年盘剝，务令其斗筲尺布，无所余存。盖察瓦隆儼然視曲子江为其殖民地，以曲子为供其剝夺之工具矣。又曲民风俗，每遇会期，必宰牛置酒，而又不能畜牛，察瓦隆乘其机，因自壮驅牛南下，售与曲民，不索其值，以人易之。大抵黃牛三条，易曲民一人；而毛牛則只須二条即可易人一个。察瓦隆既將曲民用牛換去，即养以为奴，专操劳役，并公然輾轉售卖，如昔日美洲人之对待黑奴然。曲民畏惧察瓦隆之蛮霸，虽有不願，亦莫敢如何也。此为上江曲子之慘状。至于江尾曲子，因与僂僂杂处，又常受僂僂之压迫，征服所謂骨屍錢粮者，骨屍錢粮，僂言“俄普骨牙”緣栗栗性格蛮悍，凡其种人被人杀死，或因病客气于外，即死为仇怨，而不問理由的向其种人所死在地之附近住民寻衅，糾集群众、燒杀搶劫，連年累月，迄未休止。(查野人亦有此种恶性，当有野人客气者，其族則糾集數百人，分食毛牛肉，結队下山寻衅，与栗栗同)，曲子懦弱，而栗栗尝以同样之手段对付，迫急无耐，只得认負賠償，而以征收为讲和条件。此項征收，即名屍骨錢粮。每年照納一分，按寨按戶征收，子孙世代不絕，今曲子中上納此項錢粮者，年凡五六起，或至十余起不等，曲子因極貧，而后加以种种繁重之征收，吾真不知其可也。夫曲子江为我葛蒲桶属边地，乃系事实，然其地又在滇緬北段未定界之范围中，早有英人之足迹，英人对于边民之籠絡，盖无所不用其極。今則所謂曲子者，北被蹂于察瓦隆，南被欺于栗栗，曲子内我之边民，而察瓦隆与栗栗亦我之边民，倘不思救济之方，吾恐为渊驅魚，为丛驅爵，后事大难矣，宣統末年片馬头目等之向密支那府請愿，愿为緬甸属民、前車之鑒，不可忽也。

(附)最近曲民村寨头人一覽表(从略)。

(12) 家庭組織，与怒子略同。

(13) 主客关系：朋友往来，最願信用；招待宾客，亦極隆厚。惟見有素不相識者至，則閉門不納。即使得入屋內，亦不与交言。故凡为之客者：必先致送礼物，然后始能詢問来历。如备酒食，極亲热焉。

(14) 夫妇制度，皆一夫一妻。

(15) 婚嫁仪式，曲子婚制，略同怒子，大都一准于父母之命与媒妁之言。至婚嫁仪式，則分三步骤：第一为議婚。所用之礼物为酒一瓶、刀一把；第二为訂婚：則用牛

一条，猪一口，麋皮、蜚皮各一张；第三为结婚：结婚之时，由数十男女拥新妇步行至夫家，集合两家之亲戚朋友，设宴饮酒，歌唱庆贺，其礼节至简也。

(16) 死丧仪式：曲子死后，或用水葬，或用火葬，或用土葬，至不统一，大概曲子居无定所，而伦理观念又薄弱，人既死后，随即丢埋，要视当时之情形如何以为断，近水而死者则弃之水中；有举行火葬之必要时则用火烧；其土葬者并无棺木但以一木板将尸昇至僻静处掘坑而埋之，其上则搭一木架。

(17) 男女之社会地位，尚称平等。

(18) 宗教，所信惟鬼，盖犹是原始的拜物教也。

(19) 巫覡：巫名囊撒，谓能摄人魂魄，人皆敬畏之。

(20) 武器：只用弓弩。

(21) 地方特产：除包谷、青稞、小米外，其盛产为黄莲、麝香、贝母、熊胆、麋皮、山羊皮、山驴皮等。

(22) 文字：无文字，以木刻记事。

(23) 服饰说明，男女均散发，前垂齐肩、后披齐肩，左右则盖及耳尖，稍长则以刀截之。不知用剪。两耳皆穿，或系双环，或系单环，或以竹筒贯之。不知缝紉之法，男子上身但用麻布一方，斜披背后，由左肩右腋抄向胸前而拴结之，下身亦仅以麻布一块。用于臀股前后，遮盖而已，女子则以长麻布两方，自肩斜披至膝，左右包抄向前，其自左抄者，腰际以绳系紧贴肉，遮其前后，自右抄左者，则披脱自如，男子左佩利刃，右系篋囊、女子头面鼻梁两颧及上下唇均刺花纹，又男女颈项皆悬车渠烧料等珠子为饰，有悬至十数串者。

(附) 生庄按：吾述边民之生活状况，至曲子而凡五矣，迄未见有妇女于面上刺刺花纹之事，乃今始于曲子中得见之。夫装饰身体，以助美观，为人类之共同心理，惟装饰之道各有不同，人类愈进化，则其装饰愈趋向于外物的利用，故文明之装饰，多着注于衣冠之严整，然某一入种，当其能力尚未达到可以充分的利用外物时，便只得从自己身体上打算，此刺刺之制，所以多见于未开化之人种中也。然则所谓曲子，在吾以上所述之各边民中，其为最落后之人种乎？

(24) 交易：曲子之交易，尚使用以物易物之办法，大抵以其本地所产，换取其所不能制造之必需用品，如是而已，惟其人居于南北两蛮之间，受尽异种之欺凌压迫，即有对外交易之事件，亦不能取得公平之正当办法。至其内部则人各自食其力，经济上极少往来也。

(25) 建筑：极简陋，但以竹木数根构架而成上被以草而已。

(26) 乐器：有横吹竹箫及手弹口弦等。

(27) 娱乐之方式：除婚嫁日宴宴歌舞外，其俗，常于年收之后，即将所获收获，悉造饭酿酒，择定日期，宰牛杀猪，约集土程内外亲友到家，伐丈余之木五株，刨削成枋，竖立门外、男女分行、鸣锣亮刀、围枋歌舞、且跳且食，或五日，或七日，酒肉既尽，始散而归。

(28) 医药状况：不知医药之道，人病则请囊撒蘸治之。

(29) 对于汉人之观念：曲民远隔内地，在高黎贡山以西，与汉人接触之机会甚少，而其人又浑浑噩噩，住于深山之中，鲜通事理，不明亲疏之义与恩怨之念。惟以当

前之身受而为决定。故就目前而言，曲子脑中之唯一仇人，乃是察瓦隆。除此而外，亲亲疏疏，皆无所谓。今中国人固可为曲子脑筋中最爱戴之主人，但明日英国人来亦未始不可以取得同样之爱戴，此中关系，惟看谁是彼辈真实之保护人而已。数月前菖蒲桶行政委员据曲江人民报告，称：曲江上游人民极其贫穷，向归察瓦隆及菖蒲桶管辖。菖蒲桶之官待我们甚好；惟察蛮自来待我们万分刻虐，每年要收门户钱粮两次，要放盐茶（即以高价压卖盐茶与曲民——生庄注）。三次。曲民每年辛苦所得之蜚皮、狐皮，黄蜡、黄连、麝香等货，均要卖与察蛮、而又不给价。如那家不卖与他，就要吊打，又将曲民男女占买为奴，待遇不如猪狗。……（此段因有密切关系，故从略——生庄注）。……察蛮愤怒，竟派人来催谕本年要加收钱粮两倍，又要加放盐茶三次，共六次，伙头一名，派猪一口，银五两，曲民何以担负得起，应请设法派兵保护，否则逃往英国等语。吾人但观此段报告，不难知曲民之背向，其心果为何如也。

（30）撫綏之道：根据上段所云云，是今日欲言曲子之撫綏，其道应如下说：第一，须设法保护之，而制止察瓦隆对彼等之虐待行为，以苏其困；第二，须为之购备农具，教以深耕易耨之种植法；第三，须为之整顿交通，使得与内地相连接；第四，须设学教育之，以开通其智识，夫曲民之向背，与曲子江之存亡有密切之关系；而曲子江之存亡，又与边地问题有密切之关系，盖曲子江流域乃入藏之咽喉，英人数十年来所积极于北段未定界之侵略者，亦宁非注目于此一小块之咽喉地耶？然则曲子之撫綏，吾知其实不可以缓矣。

（31）歌謠一段，茲录其歌謠一首如下：

譯意：难得今晚重相会，

今晚相会要唱歌，

纵然不会你莫笑，

我們好好唱一宵。

Li shang hee Ca yel, (原音)

Ta ta hee La yel,

Ming Tzon hee La yeu

shin Lea hee Lai yeu,

滇緬北段未定界境內之現狀

张家寅

丙 求江：

求江上游，自高黎貢山以西，至迈立开江以东，向归維西管理，有維西属人任求管职，每年前往征取求貢。近年經維西搜集嘉庆同治年間，委充求管头人各印文，及土人木刻，证据甚觉可靠，今菖蒲桶属民袁裕才，即旧日之求官，駝洛江以东之求貢，自清宣統二年起，至民国八年止，均系袁民征收，現木刻系以东，毒龙江一带之求貢，尚系袁裕才之婿和廷彦征收，仍得其地之求民拥戴，又自駝洛江以西，至迈立开江处，向归菖蒲桶属僮民脱勒扒征收，伊家征收数代，及英人进占恩梅卡江后，犹暗往征收数年，直

至民国十三年，迈立开江以东之求夷，始停止来收，今袁裕才家中。尚执有维西县菖蒲桶行政公署，及阿墩子弹压委员各委状，脱靴扒家中，亦执有前维西县及维西叶枝土司，菖蒲桶行政公署各时代，所发之委状。

宣统二年，滇督錫良，委派阿墩子弹压委员夏胡前往求江调查并安撫求民。夏君于是年秋初，由菖蒲桶启程西行，达坎底。沿途召集各地头目宣示，并赐牛酒，（每五个伙头赐牛一条）发给执照。至坎底并送给其地汉人、头目赵百率（赵君当时，在坎底为重要头目，职权与土司等，家极富豪，与夏氏感情极好，颇倾心中国、现年六十余，因精神稍衰、不能任事，其子继任英人所委之克利武职——与公安局长同一）九子枪一枝朝珠一串，马褂一件。今赵君视为珍物，尚尚保存，夏君在坎底，因从人不服水土、多病歿，未一月即返。至阴历十月抵菖蒲桶，后改任菖蒲桶弹压委员，因系初分维西土司地，以为菖属区域，遂为土司所怒，勾结维西土劣，上控夏氏。后錫督离滇，夏氏亦弃职。求江及迈立开江上游之地，从此遂无人过问矣！惜哉！

大求江之求夷，向归怒江之怒民管理。今上帕第一区保董罗阿次，第二区保董阿格，均为先时管理求夷之头目。伊等现时至求江旧管各地，仍得求夷之招待，惟求夷则早已停止征收矣！各地求夷常说：伊等向归口出这方之人管理，从未归口入那方之人管理。

民国元年，云南第二师长李根源呈请政府委何泽远为怒江殖边第三队长。何于元年到怒江，协同第一队长任字熙等开辟上帕、知子罗。次年春季，领兵进驻大求江渔郎盆附近，亦另发给头目执照，甫经一月，正进行拓殖事宜，时丽江县长（先为府官）姚春魁新兼怒求殖边总办。其身旁差遣名赵汉者，系维西人家极富，贿姚三十两金子，即得委接何泽远之职，何氏不服，因不移交，姚乃一面呈报政府，诬何氏拐械私逃，一面暗使赵汉派怒民心服，潜往暗杀，将何氏及士兵一两杀尽。国人自相残杀，此地遂为他人所有矣！

四、各地民族之种类性质及服饰。

丙：求江民族。

求江上游各支江及大求江两岸之民族，全为求子。次为怒子，傈僳。后两种民族系由怒江移去者，皆居于高黎贡山之山岭中。其性质、服饰、风俗、住居、行动等，与怒江之怒子、傈僳，完全相同。至于求子，性质柔懦，识浅胆小，二十年以前，多归怒夷管理；故极畏惧怒夷。今则土地既归英人坝占，到该地之汉人，犹无势力，况怒夷乎。故求子畏惧怒夷之心，至今已不复存矣。就其服饰而言，又可分为三种：

①自高黎贡山以西，渴郎盆以北，罗门卡河以东，其间求子可分为两种，居上节者（即与西康边地接近处），男子身不着衣，只披布毯以护身。夜间睡眠，则以之为被盖。虽穿裤然长仅一尺，只将臀部遮完而已。男女皆不戴帽，将发剪梭为帽，复于头之前后，女子不着衣裤，上下围以麻毯二条，下首一条，即以为裙；但无褶折，直为桶形。满脸皆以刺刺小孔，涂以黑色，使成花纹以为美观。否则必然人所笑耳。男子出外，皆配长刀一把，（长一尺五六）以之护身。

②居中节者（渴郎盆以北，至猛底，日乃以南），男子不衣不裤，上体只披毯子一床，（不论麻棉）日以为衣，夜以为被。阴部只以宽五寸、长七八寸之一块小布遮

之，以藤系于腰間，臂部則任其赤露于外面。并不以为恥；但生人笑之，則必大怒。女子仅頸部刺以黑花，并不滿臉刺也，其余男女之裝飾，則与上节之人相同。

③居大求江之求子，富者穿汗衣，普通則仍披棉或麻毯，男子近有穿褲者。女仍穿裙。而不刺字，男女皆吃沙剂，唇紅如朱，齒黑如鉄。（求人以芦子、石灰、草烟、及櫻桃皮所熬之树皮膏四种配合，称为沙剂。平时以芦子、草烟、树皮膏，装于一竹盒中，仍各置定所，不相混杂，石灰又置于一竹盒中，吃时，先将前三种放于口中，嚼食其汁，而吐其渣。再以石灰少許放入口中嚥下。謂食此可以解疲勞，防止瘴毒）女子并以董棕絲，淘把子，各系一串于腰間以为荣。

地势、气候与物产：

求江上游、自駝落江以东，全为山岳地，皆崇山峻岭，間有平原，面积最小，多旱地，无水田。气候只雅龙江一带較冷，約与芭蒲桶气候相近。其余狄子江、狄不勒江等地，皆較热、約与滇省迤南之阿迷气候相近。至大求江則因地居下游，两岸皆山，江极低凹，四时多雾，气候甚热，最高度，在华氏表——百度以上。所出物产，上游因土地較薄，山岭复多，故农产物极少，只有小半包谷、高粱，数种，他无所有。然多以之酿酒而飲，少有用以为食料者，食則栗賴遍山皆产之阿吞、以果腹耳。（阿吞树名、高丈余、大如小柱，直径約五六寸。吃法，将树砍倒，去其皮，舂如粉，和以水俟十余日糟溢后，以之为粥，或为餅，而食之，滋养料亦富）。其余則产麻布、黃連、貝母、麝香、鹿茸、熊胆、黃蜡、木耳。大求江自渴郎盆以下至石灰卡止之农产物，除包谷、小米而外，尚产稻、荞、至豆麦，則求江上下游皆无之。因其地土质极薄；旱地多行間年种植，水田仅秋季种植一季而已，鹿茸、熊胆、麝香，大求江則較上游为少耳。

“云南边地民族教育要覽”一书

范义田

二、民族分布：

（4）曲子（求人）：曲子——称求子或求夷，多居求江流域一带。基因以怒子与曲子为同族。二族俱无文化，用栗栗木刻，且通习栗栗語言，风俗习惯亦大都无异、殆三种皆同族者或以三种同系藏族一支，并来自西藏，惟栗栗有蒙古血，怒子有野人血混合其間。曲子文身、且弓鼻，波状管，似含有高加索血云。

“边疆地理調查实录”

严德一

云南西北角九种民族訪問

八：倮子——传说父輩尙为有巢氏之民

高黎貢山以西，边地人至今通称为倮子江或倮子江，又有大倮江和小倮江之分，究竟那条是真倮江，至今尙是以訛轉訛。原来緬甸境內伊洛瓦底江的上游，有两大源流，

右边一条叫做迈立开，左边一条叫做恩梅开，这都是野人山地开欽人的土語，但是其地所住的摆夷，又称迈立开为（南毋求）（Namkiu）（南毋）为摆夷話江河的意思，实在用汉文来譯音，应指迈立开为侏子江。但經初次蒞臨其境的汉官——光緒三十四年阿墩子弹压委員夏瑚氏——考察山川形势，虽把江河的源委查清楚了，而誤定恩梅开的最东一支源流独龙河名为侏子江——恩梅江上源更有四枝，最东名独龙，次狄子，狄不勒，最西名崩落——載諸图借。后人固囿敢深入边地，遂通书独龙江为毒龙江，又凡至高黎貢山以西者，皆是到侏江去，更治称独龙江一支特名为侏子江或侏子江。因并呼独龙江江边的居民为侏子或称侏子。

独龙江边的居民，至今尚为衣不蔽体，男子赤露着双腿和臀部，女子亦仅以一幅长布裹着全身。头披长发，額前齐眉，脑后平削。女子咀唇上更刺有須形的花紋，这种装束的人，就是我国人所称的侏民。外国人的遊記，和邻近的外国官，都說这班人的父輩，还是贊屋在树头上居住，其地多雨，地面潮湿，森林区域，又多走兽，也許那是一种适应环境的生活方式，似尚可信，英国人通呼独龙江边的居民为Taron。也是因这条江名而称呼，又說他們与附近的克依人（khanung）同族，克依本是伊洛瓦底江源头的一种山居民族的总称，北与藏族为邻，南与緬甸人居地相近，居地較低較热，土人不知紡織，原无着衣服的习惯。年来英国人帮他們联络緬甸的交通，所以近年住在接近坎底一带的克依人，已較为进化，并学着穿摆夷人和緬甸人的鲜艳服装——大多是买来的，更把他們的天然的头发，修整得好似沿海摩登女郎的姿式，其实还是他們山間原来的风趣。

近代民族学家多把侏子列入藏緬类，象凌純声氏併合这一带山区的民族，如侏子馬魯、喇僊、阿系、阿昌等人为藏緬类之緬人群，并特別声明，侏子分入緬人群，是根据罗維斯（Lowis）的，据实地的观察，这种人的軀体特別矮小，当时遇围观我們的一群中，常有好象尚有未及笄的女郎，已有嬰孩怀在襁抱，所以从前旅行家英人华金揀氏早称他們为侏儒，这样年輕的女人已有怀抱，他們的矮小，也許就是早婚的結果。

这班侏子和克依的居地，原是中緬的未定界，历年英人向东进侵，只余独龙江的七半地段的侏民，尚为中国所管，但是虽在緬甸势力范围内的侏民，他們对于中国的傾向心，还是热誠，我們的同行陈复初先生有詩其情景，最为真切：

侏子披羊毡，	两足皆徒跣，
聞道汉官来，	走告各生喘
相率环墙立，	凝視不停眄
时后交耳語，	語細不能辨
俄而摘爪蔬，	或更宰肥豕
重譯申言辭，	区区献不腆
报之以盐巴，	贈之以細稗
賜之以徽章，	告之以旧典
此土廿年前，	亦足中华埴
再祖与若宗，	累代貢毛毯
东未涂路艰，	难見汉官躡
贈尔以徽章	紀念深相勉

侏子謹受之
 自言自家身
 东土渺云天
 昔日苦思汉
 須眉今各殊
 幸得觀汉官
 所言皆由衷
 令我听厥言
 愧煞大宗邦
 嗚咽向化民
 明日汉官行
 愿身携筐篚
 堅辭得伏备
 望不見千旌
 是亦可怜人
 从此再操觚

承睚淚欲泣
 不幸隔重嶽
 西邻失局鉗
 忽忽竟归新
 面目良有覩
 长以为光显
 衷情殊綷綷
 低首自憮恤
 雄图不克展
 翻被牛羊踐
 侏子来婉俛
 相送过嵯峨
 踟躕后偃蹇
 方始归哇呷
 安可加責譴
 “求”旁勿增犬

云南边民录

龔家驊

倮人：

倮人居瀾滄江大雪山外，近与怒人俱有流入鶴庆、丽江界內者。清輿貢圖，伯麟圖說及旧省府志載：其居結草为庐，或以树皮复之。男子披发，着麻布短衣袴，跣足。妇耳綴大銅环，衣亦麻布为之，种黍稷馴黄連为生。性柔懦，与怒人接壤，常为之傭工。更有居山巖中者，衣木叶，茹毛飲血，宛然太古之民。

滇 录

由云龙

隸夷記

隸夷又名猺夷，接標夷西渡落叶江与緬相近，南达浪猺，北連西藏，物产丰饒、麝香、黄連等物多出于此。男女披发文身，以麻布为裙衣，风俗悉如浪猺，惟性情柔懦更甚于猺，負販物貨不敢过江，畏獠如虎，納稅时獠子方去，藏人又来，甚至一家十余次之征索。隸夷为獠藏管，獠为土弁管，明矣！何石鴻韶云是化外地？况土地之广大，非同不乞者比，沿隸江各处，金矿极旺，如拉打国河，蜡清等地，法国垂涎非一朝一夕，光緒十三年，遣耿太子由維西过隸江雪山走遊至此。后为道路阻塞遂止焉。今英人由派賴修路至老楚地，距此不远，夺何任其租借，弃此莫之之源利乎。

北段未定界与中国历史的关系

都龙族住居区域：

都龙族，从前封建时代以其多数聚居于俅江流域，故称为俅人或俅彝，又称曲子，其实都龙族分布地区相当广泛，除恩梅开江上流两岸及其源头的都龙江（旧名俅江又称曲江），狄子江，狄不勒江，脱洛江流域大都为都龙族住居区外，在恩梅开江中部东岸，由高黎贡山西麓流入恩梅开江的岔角江墨河，腊埂河（又名老耿河）各支河流域两岸，以及由墨河以北恩梅开江沿岸，亦大都为都龙族居住区域，由墨河以南至深沟（又名淪抹河在小江流入恩梅开江口之北）以北一带的村落、多为朗俄族（旧称浪速）居住，但亦间有都龙族居住，又流入迈立开江的狄满江流域，亦有少数都龙族居住。一說該地所居的恩依族，即与都龙族系一族。比則尚待进一步的調查考证。从前我国方志及私人記載，似将怒人、怒子、怒夷生活风俗及住居的地区与都龙族混为一起，无所区别，又高黎贡山西面的都龙族，除都龙江中游地区尚归我貢山县管理外，其他已属未定界范围。现将有关历史資料摘录如下：

①俅人：“俅人居瀾滄江大雪山外，系鶴庆丽江西域外野夷，其居处結草为庐，或以树皮复之。男子披发，着麻布短衣袴，跣足，妇女耳綴大銅环，衣亦麻布，种黍稷，剽黄連为生、性柔懦，不通內地語言，无貢稅，更有居山岩中者，衣木叶，茹毛飲血，宛若太古之民。俅人与怒人接壤，畏之不敢越界”。

（載道光云南通志卷185之19頁。）

又光緒云南通志卷220之19頁。

又光緒續云南通志稿卷162之5頁。）

②“俅人丽江界內有之，披树叶为衣，茹毛飲血，无屋宇，居山岩中”。

（載雍正云南通志卷24之38頁）

③“俅人与怒人相近，言語不通，耳穿七孔，墜以木环”（載丽江府志上卷种人）。

④“近知务耕植，常为怒人佣工，丽江府属俅江外有之”（伯麟图說轉載道光云南通志185之19頁）。

云南北界勘察記

（附录二）

怒球边隘詳情

夏 瑚

夏瑚怒球边隘詳情，于隸夷坎底各地，叙述詳瞻，旧存云南洋务局，未經刊印，恐久而就湮也，因并录附之，以資流传。尹明德識。

丽江府分駐阿墩子彈压委員，兼办怒江事宜夏瑚，为遵飭履勘边隘，繪图貼說，并陈管見，詳請銜核事。光緒三十四年五月初四日，奉丽江府轉行营务处，洋务局，甯四月 电內开，白汉洛孤悬江外，去察瓦龙較近，現雪融路通，应令夏委員前往該处巡查，将应办各事，妥为料理等因。委員以去秋奉飭赴怒查看，布置事竣回墩，曾以設

官，招垦，开矿，通商，练兵，兴学，六事。并同布置情形，及拟查勘独江，招抚吉匪，撤退土司，平站道途、改募防营、交通权限各节、通禀在案。嗣奉善后局轉行督宪批示、内有飭局、司处各宪，按照所禀，并折开各节，迅速逐一仔细推敲，分别妥慎拟议办法，详候酌夺。等因奉此。自应静候各宪详定办法，俾便遵办。道途之远，维时未奉明文，虽奉局宪电飭，只开将应办各事，妥为料理二语。委员既不敢濡滞其行，有违命令，后不敢孟浪举办、致取愆尤，当具歌电稟请层宪，将详定办法，迅赐电示，俾得遵办在案。嗣于七月初二日、奉丽江府轉行洋务局，藩宪、营务处、六月支电内开，白汉洛写悬江外、民教杂居，每年雪独路通，必派员前往查视一事，夏委员所拟设官，招垦，开矿，通商，练兵，兴学，六事，非念卒所能举办，考核不厌求详，仍遵院批飭该员将独江一带情形，亲往各要隘履勘明确，绘图贴说，据实稟复，俾要酌办。或就該处允公廂宇夺租，先设一二学堂，以资化导。其来往道途亦量为平治，委员权限，边地夷情，自不得不略为变通，一切寻常案件，准其裁判，惟不得设立班館，仍报該府維西廨查核。再复委歌电，已悉，并仰即轉飭知照。等因奉此，委员遵即购备赏需，率领差弁武备毕业生夏云，把总馬吉义，及譯通事勇丁人等，于七月初八日，由墩起行，曾經通报有案。抵白汉洛后，施将民教杂居处，巡視一周。均称安謐，并有錢債口角，衅故数起，据任司鐸安收片請面述，当僑西造，分別和平断結，均各相安无事，是月廿七日达昌蒲桶，小住兼旬，添募通晓独語、熟习独道之德民各三人，作为通事响导。又以独狄各江，人烟稀少，粮食夫役，难于购雇，因在路地买备米粮糗粃各五十擔，雇定长夫三十名负递，以备不虞。其余行李犒赏盐布貨物等件，另备短夫遵夫，于八月十八日由昌启行，越格馬刺雪山，七日达独江之木匡汪地方，由升金狄朗东路景登攏威光隆等处循江而上，七日至上江之刺卡塌地方。（該处系与西藏擦瓦龙属米康土千总地交界要隘。因查得由該处西行。越錫腊朋滿呆萃等雪山，計程十日，可达脫落江头。当派差弁武备生夏云，率领兵夫十余人，由是路查勘脫落江頸各隘，并发木刻，（夷俗不知文字，惟削木为刻，令人执持层递口传，故因之。雇募通事乡导。随同前往，飭令由脫落上江，順江查至脫落图狄子图等处会合去訖。委员当由原路复查，經木匡图孔妹、孔頂、孔敢、树凹当那佩等处，至蒲卡汪。以須由該处迤南行过狄子江，不能順江勘下，因派差弁把总馬吉义，率领兵夫十余人，向蒲卡汪起，順查下江，并发木刻，雇募通事乡导随同前往，飭令查至加敢，翻雪山到拉打閣，直至江尾之納采，务江各隘查明、由吉大得楚穆会合去訖，委员即由蒲卡汪启行，翻独江迤南之得力雪山，七日达狄子江之攏朗地方。渡江經蒲敢、翻不党、截雪山、四日达狄不勒江。过江即达脫落江之母董地方，溯江而上、四日至不喃底，渡江經看拐，翻冷雪山，四日到潘峽。翻龙泉山，經果乃，又二日至狄蒲江。渡江經潘党克、翻蓮青雪山，五日至木里江。渡江又一日，渡浪不冷江，达木王所住之房困地方。小住两日，查巡上下各隘、因聞距房困数站之普猛地方，出产沙盐，当派軍功陆云鶴，通事徐玉保，率领兵夫数人。另雇木王人四名。随同前往查勘，飭由狄滿下江会。委员仍翻蓮青雪山，渡狄滿江，經湾枕閣、德煞溪、勒浪汪、王塢溪、翻登莫枯大雪山、至夹上截。由脫图渡脫落江、阿力翁渡狄子江、由狄子图翻敢当雪山、至独江边之立米打地方。溯江而上、至馬揚厂渡江，抵滿堂，夏云已于先数日馳抵該处，陆云鶴則早于王塢溪地方会合，随同翻龍格雪山，五日至独江之普喇龙地方。迨

馬弁吉义亦已薨，以風聞川藏忽有軍事，總地民教、均深惶恐，因飭馬弁率勇計名，駐紮協防。委員即星夜兼程，于冬月廿四日回敬，亦已先行具報案，是役也，以七月初往，冬月底還，往返五月，事始告竣，所有查得各處要隘，以及風土人情，謹逐一分別為我憲台詳細陳之。

(一)查緬江(即俄江)系從藏屬察瓦龍地流入，自色賴汪以上為上江，以下為下江，拉打閣以下為江尾，緬言呼為獨注洞。上江與察瓦龍米康土千總接壤，以肋巴羅山為界，要隘則以木魁，茂當為最。下江則以北通上江。西通狄江，南達江尾，東達緬江之滿當(又名茂頂)地方為要隘。江尾之拉打閣，四通八達，為吉匪出入之區。最為緊要。下至納采，與騰越接壤，(翻納采山至蓋達土司地方祇七站)，雖系內地，亦為江尾隘口。江面寬窄不一，有寬至四五十丈者，有窄至二十余丈者。急湍固多。安流亦不少。緬人不知為船以渡。只用篾索三根，平击兩峯，雖以木槽溜拂，脚索系腰，仍須手挽足登，方能徐渡，非如瀾滄江之陡洄，可以飛渡也。兩岸地勢險峻，出產麝香、黃連、皮革、毛貨等物。上江則喇卡場較平，江尾則綠底峽以下較平，其餘均保山坡，樹木叢雜。忙苦渡動以上，惟產小麥、高粱、小米、苞谷、稗等之類。以下則產旱谷，江尾之拉打閣以下，尤為廣產，惟上下江均系地廣人稀，恆三五十里始得一村，每村居民多至七八戶，少或二三戶不等，每戶相距又或七八里十余里不等。江尾獨獐處，居民較上下江為稍密，每村有多至二三十戶者，戶屋系隨節竹木，蓋以茅草，房中燒火一堂，家人父子圍爐歇宿。人多之戶，有燒火二三堂者。家有糧食布飾等件，則于附近山林密處，分別儲存。同需若干，臨時始往取用。六畜惟雞犬豕三項。馬牛羊則無之矣。江尾雖間有牦牛，並不以之耕田，只供口腹。衣器亦無犁鋤，所種之地，惟以刀伐木，縱火焚燒，用竹錐地成眼，點種苞谷，若種荞麥稗黍等類，則祇撒種于地，用竹箒掃勻，听其自然生自實。名為刀耕火種，無不成熟。今年種此，明年種彼，將住房之左右前後地土分年種完，則將房屋棄之也，另結廬居，另坎地種。其已種之也，須荒十年八年，必俟其草木暢茂，方行復坎復種。其束裝男子均系撒發，前垂齊眉，后披青扇。左右蓋耳，尖稍長，則以刀截之。兩耳均穿，或系雙環，或系單環，或以竹筒貫之，男子下身着短褲，惟遮股前后，上身以布一方，斜披背后，由左肩右掖抄向胸前拴結，左佩利刃，右系篋籐，上江女子，頭面鼻梁兩顴上下唇，均刺花紋，取青草汁和鍋烟揉擦入皮肉成黑藍色，洗之不去。以長布兩方自肩斜披至膝，左右包抄向前，其自左抄右者，腰際以繩緊系胎肉，遮其前后，自右抄左者，則披脫自如也。男子頸項，無不喜系車碾燒料等珠為飾，有系至十數串者。下江一帶婦女，則惟刺上下唇，江尾獨獐處，婦女概不刺面，裸女且有着裙者，上江向歸葛蒲桶寺喇嘛管理，收受錢糧，所收系黃連、篋籐、皮革之類，每年共計約值十二兩之譜，至今仍歸寺僧經收。(葛蒲桶寺所管緬江錢糧，光緒二十八年，因教會具控請歸土目王國相接管經收，奉批准，惟此緬江上江，仍歸寺收。察瓦龍千總，亦每年遣人收受錢糧一次，所收系茵布、毛筆、篋籐之類。下江自色賴汪起，至立木打止，歸叶拔土目王國相、桥头土目王國祥二人伙管。江尾自拉打閣起，至黑挑林止，歸王國祥一人獨管。黑挑林以下，不服管束矣。以上雖歸管束，該土司等從未一至其他，擇總民中之熟習緬道者一人，派定獨管，不過每年令其赴緬收繳錢糧一次而已，惟察瓦龍，除收錢糧外，土弁家丁，坐守喇卡場等處，按賣沙盐

毛布等項貨物，值一售什。該等到境，貨物則勒派百姓攬貨，吃食則勒派百姓供應，否則鞭撻隨之，所押貨價，及期不償，則利上加利。覓得麝香、黃蓮等項貨物償給，則又值什折一，終年剝削，務令其斗粟尺布，无所余存，猶民之于獠蠻，有畏若虎狼，敬如祖宗之概，而獠蠻之視猶民，直奴隸犬馬不若也。下江猶民，則又若江尾獠獠，勾結騷江吉匪，出沒無常，橫行搶殺，恒有旦夕難安之勢。上下江與江尾，又均有所謂骨尸錢糧者。（獠言為俄普骨牙）緣獠獠到處搶劫，亦到處貿易，然无不兇橫霸道，倘被人毆死，或即病死。獠又集眾往其所死之一帶地方，搶劫燒殺，累月連年，迄无休息，不得已与之講和。愿上骨尸錢糧，于是議定某項若干，村村寨寨家家戶戶，每年照上一份。獠人往收此分錢糧，尤必收為供應，地方出一獠獠命件，則此骨尸錢糧，獠人必世代上納，獠獠亦世代收受，各村上此錢糧，有多至五六起七八起者，猶狄各江，虽不用牛犂地，而以杀牛享眾為榮，（年秋糧食，悉以造飯煮酒，宰牛杀猪約集十站内外亲友到家，削丈余木坊五根。豎立門外，男女分行鳴鑼亮刀，围坊歌舞，以牛猪酒等項分享眾人，或五日或七朝，又將此項分享酒肉食尽始散。）終岁孜孜，惟在此牛獠瓦龙版，即與上江交界，深知各江風氣，遂定以牛買人。每一人黃牛給與三條，勸令上江百姓領牛，為之買人以充奴婢，百姓畏其霸惡，不敢不依，輾轉購置，直至狄子版落各江。以此各江百姓，受其籠絡，祇圖有牛享眾，不顧欠債日多，迨受逼迫，强悍者每將懦弱者一家大小捉交獠蠻，以償牛價，或杀其强壮，捉其弱小以償。此等事无岁无之，无月无之，尤為各江第一慘狀，此則猶江要隘風土人情民生疾苦之實在情形也。

一查狄子江自滴洛江以上三站之雪山中流出，系众山溪流混合成江，江面寬窄與猶江等。自滴洛朗起，始有人烟，經木江朗、惹籠、严嶺、灘捻江、蒲朗敢、瑾朗，八日至阿力翁以下之狄子圖，流入猶子，无与他属接壤之处，惟瑾朗東通猶江，蒲朗敢西达狄不勒江而已。水勢陡，灘較少，狄人唯以藤竹一根平系兩岸，另以藤竹挽圈多數套上，經浮時，以一圈套于腰际，一圈套于脑后，手挽足登而過，較之猶人之用溜梯者，更覺懸險。兩岸地勢多平，旱谷及一切杂粮，无不出產，惟較猶江尤為地廣人稀。該處山多蕉竹、董棕、藤竹之類。房頂概以竹構成，樓离地三五尺不等，上复茅草，聚族而居，中隔多間，每間即屬一家，每房屋有多至十余間二十余間者。且多結房于樹以居，如有巢氏之民者，考其巢居之由，在昔野兽較多，白昼且將嚙人而食，逮曉則成群入室，抵御无方，故其先人創此巢居以避虎患，近則杀人拉人，所在恆有，亦仍以巢居避患為樂。有就地以居者，必其族大丁繁也。其裝束頭首兩耳，極喜以珠為飾，各节如猶人然。男子以布一小方，用藤索系于小腹，遮其下体，上身則寸布不着，間有披布一方者，亦仍以左佩利刃，有帶藤籐。女子面紋，只鼻尖刺一圈，下唇刺二三路不等，下身自腰至膝，以布周圍，上身亦斜披布幅，男女均善生嚼叶菸，其坎种地上，亦與猶江相若。其糧食則闔族同种同收，共取共食，无分尔我，惟盐布首飾各項，各人所得者。即父子兄弟皆难分用，男女身材，类皆高大强悍，面貌尤多肥胖白潤，向在化外，无人管束，早年菖蒲桶寺活佛在時，曾遣人囑其服管，怒猶江百姓上納錢糧，狄人不答。今祇有獠人骨尸錢糧一起。惟其强弱相殘杀不已，故其种族不能繁盛，此則狄子江原委風土人情之實在情形也。

一查狄不勒江自的拉朗以上三站之雪山中流出，亦系众山溪流混合成江，江面較猶

江为窄，自的拉朗起，始有人烟，經狄朗得色朗，次梯朗，四空王等处，五日至狄不图，流入脫落江，无与他属接壤交界之处，两岸地势較平，其出产地土房屋人民，一如狄子，尚在化外，无人管束，惟其人較少較弱，不免时受狄子欺凌捻杀之患。此則狄不勒江原委风土人热之情形也。

一查脫落江自藏属松噶曲宗地流入，江头为河独音，即与松噶地接壤，由該处翻山六站即达松噶。……两岸地势，較牯江为平，独漂杂处，人烟亦极稀少。松籠以上，只产小麦、青稞，各項杂粮，以下則产旱谷、黄蓮、皮革、鑛铁、矿砂，所在皆产。装束男女均着短布围裙，上身均披布幅，至佩刀系籐，散发穿耳，头項掛珠，一如狄狄。惟女子面紋，只剩下唇一二路。其坎种地土，与狄狄各江无异。房屋仍系竹构，就地为楼以居，各自为家，不似狄人之閤族聚处。有无人管束，不上錢粮者，有上归木王者，有上归土目所派緡管者，如永岩墨合，岩阳等处居民，系由狄滿江迁来，原为木木王百姓，木王因遣人到彼收受錢粮……如夹土截，木喃敢、不喃底，看拐等处居民，系由牯江迁往，緡管仍往照收錢粮。此則脫落江原委要隘风土人情情形也。

……以下从略……

滇緬边界的菖蒲桶

方国瑜

前言(略)

(一)

菖蒲桶位置在怒、求两江之上游，現有設治局管理，所管境內，以天然的形势，分怒、求二境。怒境在碧罗山，高黎貢山之間，在至碧罗山頂約一百里，西至高黎貢山亦一百里，北至康属松灘約一百八十里，南至雞標約二百六十里。求境在高黎貢山茶开山之間，东在高黎貢山頂約一百里，西至茶开山頂三百五十里，南至孔賢二百四十里，北至腊卡塔二百里，两境合計东西約六百五十里，南北約四百四千里，虽山脈河流占去了一半多，也算是一块不小的地面。只因戶口很少，荒地无人耕种，还没有設为一县。

……茶开山由西康入菖蒲桶西北境，在求江西岸，山之西，連托洛山，已归英国管理，而山上产药材貝母、黄連之类，較碧罗山高黎貢山为高。由此而西，田地也比菖蒲桶境內肥沃多了，怒江、隸江，在菖蒲桶境內并不寬大，怒江不过三十丈，隸江約十丈，因为夹在两山中間流着，水势湍急，不能通航，連筏子都很少，当地人民渡江用溜索，所謂溜索，乃是竹子編成的索子，拴在江的两岸，把人抵着吊在索子上溜着过去，也有用斗吊起来的。甚为危险。可是当地人民过渡，好似我們过桥一样。这地方因为高山包围着，又在两条江边，空气郁塞，云雾迷蒙，湿气較重，雨多晴少，温度也較低，最高不过华氏七十度，低則三十度，自十一月滿山积雪，旅途不能通过，直到六七月才能行走。

(二)

此地原属維西土司喃王两姓統治，清光緒三十一年，归維西县属阿敦弹压委員管